

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对其实施有效打击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合作——

斩断网络诈骗的罪恶链条

梁凡

在不久前落幕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上,网络诈骗及其带来的人口贩运现象,得到了与会国家的广泛关注。

其实,从全球来看,受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困扰的不只有东南亚诸国。无论是地处非洲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都被“编织”在全球网络诈骗的“链条”上。

5月11日,第42届东盟峰会在印度尼西亚落下帷幕。峰会后发表的声明指出,东盟国家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网络诈骗及其带来的人口贩运现象表示关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平台来介绍、招募和剥削受害者。

在东盟国家内部,网络诈骗活动猖獗引起的担忧越来越多。据马来西亚通信和数字部长稍早前透露,在今年的东盟数字部长会议上,几乎所有成员国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援引数据称,马来西亚每年因诈骗犯罪而损失超过50亿林吉特(约合人民币77.3亿元),而新加坡报告的损失超过20亿新元(约合人民币104.2亿元)。“东盟国家需要在区域层面共同努力打击网络诈骗”。

东南亚的网络诈骗犯罪,所影响的不仅是地区内的国家,其危害也不只是“骗钱”而已。有大量报道称,来自亚洲和更远地区的人被诱骗到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工作,很多人被迫进行电信诈骗。这些诈骗网络通常与跨国犯罪组织有联系。

据国际移民组织称,大多数被贩卖到这些网络诈骗活动中的人来自亚洲各地,包括越南、印度和孟加拉国,但也有一些人来自遥远的地区,比如巴西和肯尼亚。而受害者的目的国主要为柬埔寨、老挝和缅甸。

据报道,一项近期的研究显示,网络诈骗给全世界的银行用户带来威胁。根据这项研究,欧洲最容易上当受骗的是法国人,有33%的受访者承认自己曾是网络诈骗的受害者;而在全世界范围,印度人(52%)和美国人(41%)的受骗率更高。

全球反诈联盟早前的一项研究显示,根据从48个国家收集的数据,2021年全球诈骗案共造成55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869.3亿元)的损失,同比增长15.7%。在包括英国、俄罗斯和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网络诈骗已成为案发量最高的犯罪类型之一。在发展中国家,诈骗案件的数量也在增加。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年3月发布的数

据,2022年美国因各种网络诈骗损失了10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20.6亿元),这一数额是近5年来的最高值,较上一年增长了47%,该局网络诈骗投诉中心平均每天接到2000余起求助。

全球网络诈骗规模不断扩大的背后,是相关犯罪网络的野蛮生长。据报道,国际刑警组织的高级警官表示,网络诈骗团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数量,对世界其它地区产生直接影响,被这些团伙实施诈骗的受害人遍布世界各地。

国际刑警组织涉及银行卡和信用卡欺诈等的网络诈骗行为,描述为非洲最普遍和最紧迫的网络犯罪威胁。该组织的分析师表示,新冠疫情导致网络攻击数量持续增加,其中针对网络银行平台的攻击数量是之前的两倍多。

为了打击电信诈骗,世界各国政府与国际机构不可谓不用心,一些经验和做法也有可借鉴之处。

网络诈骗多为精准诈骗,实施的关键是获取受害人的个人信息,因此在诈骗前置治理环节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专项立法已成为国际惯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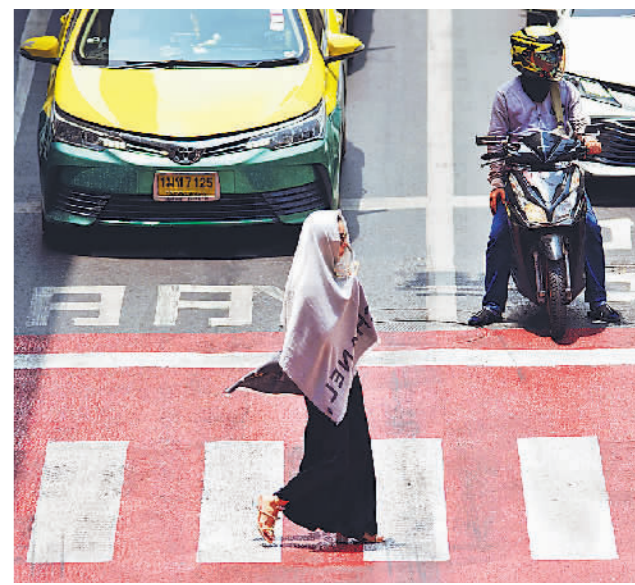
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30多个国家制定

了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日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针对电子网络诈骗,美、英、德、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出台了相关法律,为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在加强支付转账环节安全管理方面,日本《假冒账户存入受害者救济法》授权银行可以冻结可疑账户,并对受害人的债务减免、受骗金额返回等做出规定。韩国则实行“延迟提款”制度,即在收到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242元)以上银行转账指令后,若想将钱从自动提款机里取出来,需要等待30分钟以上。

有效打击网络诈骗犯罪,强有力的执法部门及其间的密切配合不可或缺。美国、德国、日本、泰国等国均为此建立专门机构,负责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工作。2019年,美国成立网络安全局,专门提供大规模网络诈骗的相关线索。2018年,英国金融业协会与英国财政部、伦敦市警察局、大都会警察局联合成立专案组,专攻打击欺诈类犯罪。

由于网络诈骗犯罪往往具有极强的跨国犯罪特征,不同国家间的跨国联合执法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此次东盟峰会声明中特别指出,各国同意加强在边境管理、调查、执法和起诉以及遣返网络诈骗受害者方面的合作。



热浪中的泰国

当地时间5月17日,行人在泰国曼谷街头用围巾遮阳。近日,泰国遭热浪侵袭。新华社发(拉亨摄)

美国债务上限之争 不过是“一场戏”

毕振山

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近日吸引了全球不少关注的目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两党领袖全都参与进来。这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卡锡,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这些人先是在5月9日举行了一轮会谈,然后在5月16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谈。5月16日会谈结束后,拜登和麦卡锡都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拜登提到了“任何一方都要认识到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麦卡锡则表示“在本周末之前达成协议是可能的”。

在两党争执的同时,美国财长耶伦不断发出警告,称如果债务上限不能及时提高,债务违约最早将于6月1日发生。

所谓债务上限,指的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借债最高额度。如果达到这个上限,美国联邦政府就将无法借款。事实上,早在今年1月,美国就已经触及了31.4万亿美元的上限。当时为避免债务违约,耶伦领导的财政部采取了特别措施,主要包括暂停为公务员退休和残疾基金等注入资金,暂停外汇稳定基金的投资等。

有了这一临时措施,美国政府和国会得以继续就债务上限问题扯皮。4月26日,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以联邦政府10年内削减4.5万亿美元支出为条件,提议到明年3月31日之前暂停债务上限控制,或者在明年3月31日之前达成协议把债务上限提高1.5万亿美元。

但是,民主党人不愿意削减开支,更不愿意被共和党人挾。为减少债务,民主党人希望能增加税收,而共和党人则希望能减少开支。说到底,两党其实都不同意提高债务上限,只不过希望在这一问题中加入各自的一些“私利”。

而以往的经验也证明,债务上限问题并不是能否提高上限、上限定为多少的问题,而是两党以债务上限为“马甲”进行的利益和政策博弈问题,双方都不愿让对方多花钱,都希望自己能多花钱来“收买人心”。

美国有关数据显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已经上百次修改债务上限,在这期间其债务上限不断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到1万亿美元提高到现在的31.4万亿美元。2013年至今,美国曾经7次暂时取消债务上限。

无论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还是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债务实际上都出现增长。美国媒体测算,在共和党的小布什、特朗普在任期间,美国债务增加了12.7万亿美元;民主党的奥巴马、拜登在任期间,美国债务增加了13万亿美元。

美国至今未发生债务违约的事实表明,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愿承担美债违约的责任,但它们并不关心美国债务负担过重,也都不担心美国债务上涨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

共和党人上台后就要加税,导致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民主党人上台后就要扩大各种福利支出,造成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增加。这些都使美国财政更加依赖举债。另外,美国的国防支出逐年增加是导致债务上涨的重要原因,但两党都无意削减这一支出。

有分析人士认为,所谓的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其实不过是一个党争的噱头,一个虚假的命题。世界在关注这一“戏码”时不应忘记,美国之所以能够不断举债,不断吃软饭,根本原因在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债务不断上涨所带来的风险很多都由全世界来“消化”,这才导致美国对提高债务上限有恃无恐。

有美国媒体称,枪支暴力、移民和债务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议题的三大“死循环”。这些议题会对美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两党之争使这些问题迟迟无法解决。而对国际社会来说,美国债务违约势必会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要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避免全球经济被美国两党私利所裹挟,只能从打破美元霸权开始,让美国人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大量移民聚集美墨边境

当地时间5月16日,移民在美墨边境城市墨西哥雷诺萨的一处收容所外等待进入。

随着美国联邦政府以疫情防控为由的非法移民快速驱逐令“第42条”本月11日到期,大量移民再度聚集到美墨边境。新华社记者 辛悦 摄

一周数读

2.3%

5月16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更新报告,将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年初预测的1.9%上调至2.3%,将2024年增长预期从2.7%下调至2.5%。报告认为,2023年世界经济状况好于此前预测。报告预计,2023年发达经济体将增长1.0%,高于年初预测的0.4%;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4.1%,略高于年初预测的3.9%;最不发达经济体将增长4.1%,低于年初预测的4.4%,也远低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7%的年增长率。

10.9万

5月17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初步统计数据,2022年美国因过量用药导致死亡人数达10.9万人,比2021年增长约2%,创历史最高纪录。数据显示,2022年因过量服用以芬太尼为主的合成阿片类药物导致死亡人数约为75000人,较2021年增长4%。因服用可卡因致死人数同比增长11%,因服用冰毒致死人数增长3%。自2000年以来,美国因过量用药致死总人数已超过100万人。

3.24亿

印尼官方近日发布的一份人口预测显示,在现有生育政策延续的情况下,到2045年印尼人口将达到3.24亿,比2020年增加约5442万人。届时印尼将由目前的世界第四人口大国下降至第六位,被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赶超。这份人口预测显示,到2045年,印尼0-14岁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9.61%,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增至14.61%。印尼官方称,印尼必须利用好现有的“人口红利”以提高GDP。(郭济 辑)



中国风电项目 点亮哈萨克斯坦小镇生活

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框架下,中哈率先开展产能和投资合作,形成涵盖52个项目、总金额逾212亿美元的项目清单。2021年6月,由中哈共同投资、中国企业承建的札纳塔斯100兆瓦风电项目竣工投产,成为当时中亚地区最大风电场,极大缓解了哈南部地区缺电状况。马克萨特·阿比尔加济耶夫曾是当地磷矿场的电力工程师,2020年,他加入札纳塔斯风电项目,成为了一名见习风电检修工。图为近日在哈萨克斯坦札纳塔斯,阿比尔加济耶夫(右一)给来风电场参观的人们讲解风力发电的优势与特性。新华社发(奥斯帕诺夫摄)

土耳其走到历史分水岭

阅读提示

在长期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阵营与处在反对派位置上、以共和人民党为首的六党联盟阵营之间,浮现出体量相近的两大选民群体。这在更深层面上反映出,建国百年的土耳其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

营之间,浮现出体量相近的两大选民群体。这在更深层面上反映出,建国百年的土耳其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

首先,这体现了“世俗原则”与“宗教价值”的道路之争。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世俗主义原则是“国父”凯末尔领导的共和人民党坚持的六大元素之一。克勒奇达尔奥卢作为共和人民党这一土耳其百年老党的领导人,毫无疑问向选民传递出坚守世俗主义的强烈诉求。

与之相对的,埃尔多安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正式成立于2001年,该党执政期间强力维护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因而该党也常被视为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在一些土耳其民众看来,正发党执政意味着对世俗主义的弱化,而共和人民党则是对世俗主义的坚守。其次,是“议会制”与“总统制”的政体之争。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逐步实现了由议会制向总统制的转型。2007年8月,正发党的居尔经议会选举为总统后,当年10月土耳其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总统选举将改为全民直选,任期也由7年缩减为5年。

2014年8月,埃尔多安在首次总统全民直选中获胜。2017年4月,埃尔多安推动将

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并表示将在2019年11月总统选举以后逐步实现这种过渡。然而,此后埃尔多安通过将总统选举提前的方式,大大加快了总统制转型的进程,其本人也在2018年的总统选举中再次获胜。而反观克勒奇达尔奥卢,其在本次总统选战中直言,若当选将带领土耳其重回议会制。这实则反映了土耳其当下的总统制政体,并未彻底稳定下来。

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国际舆论对于土耳其总统选举结果及其可能造成的外交影响,予以高度关注。

当前,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虽与俄罗斯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但作为北约成员国,土又在芬兰人约问题上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共和人民党则在历史上一直与西方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因此,有观点认为,若克勒奇达尔奥卢为首的六党联盟获胜,将会促进土耳其疏远俄罗斯并拉近与西方的关系。

事实上,这种将埃尔多安与克勒奇达尔奥卢简单打上“亲俄”或“亲西方”标签的做法,与事实并不相符。纵观近些年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更多呈现为多面下注的复杂态势。



钮松

5月14日,土耳其如期迎来了新一届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相较于议会选举而言,土耳其国内乃至国际社会对于土耳其总统选举结果尤为关注,各种可能性的预测层出不穷。

此次参选总统的,有土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反对派阵营领导人、共和人民党主席克勒奇达尔奥卢,以及极右翼政党联盟的锡南·奥安。从已经结束的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来看,总统将会在埃尔多安与克勒奇达尔奥卢二人之间产生,而得票约5%的奥安被认为将会扮演“造王者”的关键角色。

由于首轮投票中,三位候选人当中未能有人获得超过50%的选票,按照土耳其总统选举的规则,总统选举将进入第二轮投票,首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将在5月28日的第二轮投票中进行对决。

从首轮投票结果来看,埃尔多安与克勒奇达尔奥卢几乎是平分秋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土耳其国内政治的高度极化。在长期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阵营与处在反对派位置上、以共和人民党为首的六党联盟阵